

中國人文藝術史

套圈

選

詩

人民書局印行

查 閱

選 詩

著者 阮章競 等
出版者 新華書店
發行所 新華書店

圈 套

一九四九年五月出版

編輯者

中國人民大學

版權·有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擇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

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目 錄

閨媛	阮章競 一
送別	阮章競 三
勝喜報	阮章競 五
王九誦苦	張志民 三
死不著	張志民 五

圈套

阮章競

(俚歌故事)

槐樹槐，黃河邊上槐樹台，村子不滿八十戶，東頭住的淨老財。闊綽好戶四五家，頭戶閻王楊道懷，灘頭好地淨他佔，城裏經營大買賣，門樓掛着金字匾，進城出村用轎抬，隊長營長聯保長，稱兄道弟團團拜。一丈大街邊嫌窄，盛不下閻王兩步邁。催命小鬼王玉枝，馬面判官楊金帶；要是閻王放個屁，十里紙去又紙來，要是閻王瀾泡尿，嘴流唾沫尾巴擺。

草怕嚴霜霜怕熱，黃河的河水倒頭流。

七年霧，八年烟，霧散煙消見青天。

三十四年九月九，八路軍的政治來。翻天翻地尋窮根，尋呀尋着楊道懷。楊閻王，學精乖，遷了地，清了債，『德澤鄉里』的金匾倒塌下，房屋傢具都封起來。

十冬臘月大年盡，開天闢地頭一回，不見小鬼來要租，沒有判官來逼債。

柿子甜甜柿樹蔭，好皮好肉離黑心。

年三十，雪天陰，楊鬧王呀，費苦心。判官奉了閻王命，找見萬開假慫慫。

「主席辛苦幾十天，大公無私算少見。看你衣裳這樣破，真叫村丟盡臉，家家都忙彌肉餡，你娘切的玉黍麪，這真是：一個好布一袋麵，扛回家裏過個年。」

農會主席李萬開，心裏白得比雪淨：

「趕快扛上趕快滾，要遲半步我去叫民兵！」

三十晚黃昏，大風雪不停。

萬開光身翻炕上，老娘縫補破衣裳。針針縫呀針針嘆，線線絞結娘心腸：

「雀兒命，窮到底，年年三十補破衣。成天在外頭鬧翻身，翻來翻去還餓肚皮！」

「爭剛罷就過年，老陳同志回家去，村裏沒人來作主，誰也不肯分果實。」

風吹吹。雪飄飄，極叔一腔門開了。楊金帶，闖進來，懷揣一個布，肩扛一口鏟，叫聲「大

娘」跪在炕上，哭得頭點拜一拜！

萬開一見心發火：

「統統扛上快滾開！」

萬開娘，看見布，看見綢，眉開嘴笑合不來，扭回頭來罵孩兒：

「萬開你還像人話，不招呼大叔就走開？」

萬開惱了爬起身，指着大門叫金帶：

「你不走開莫見怪！你見過石鐘有棧門開？」

馬面判官楊金帶，擡燈頭來抓抓腮：

「饑餓大娘成個啥？擋不住風吹遮不住晒，不怕叫俺村敗了興，皮黃肌瘦像乾柴！布上蓋有

姓楊的印？刻着名道讓？你又沒有伸手要，你這個人真是怪！」

萬開娘，猝斷線，裨了針：

「積穀防飢兒養老，我養孩子不成材！巴巴尿尿經務大，三十年了你待過我啥？」拿起破襖

朝兒打，擡着嘴臉哭起來！

哭得萬開作了難，眼也紅了心也癱。穿起破襖下了炕，開開大門跑街上。

金帶好像走馬燈，跑了這戶竄那門：

「不給農會送年禮，招呼明年來鬥爭！不發小財敬煞神，明年不要惹安生！」

闖褲戶，怕鬥爭，趕快送禮不消停。

萬開娘，真高興，送麵的剛剛走，送肉的又上門。錢門開了路，踏得平又平。

一一

迎新年，接新春，準備十五鬧花燈，街口都搭起彩樓門。

判官纔見李萬開，嘻皮笑臉滿高興：

「今年鬧燈真希罕，七年八載沒人幹。咱們過着好時光，痛痛快快的樂一番。打的拉的不差甚，扭的唱的都好辦，就是女的用男裝，腰大嗓粗真難看！就算眉眼長得俏，總不如女的來的妙！」

農會主席笑了笑：

「誰家的媳婦肯來跳？」

「如今男女講平等，娘兒們的腦袋都開了通，三才的媳婦夜格說：『盡會要我我就跳！』」茂海的姑娘起了勁：「你要敢跳我也跳！」大家都看你眉眼，你要說行我去叫！」

直心直腸的李萬開，隨隨便便就答應了。金帶得意跑了去，像匹驃馬斷了嚼。

尖尖的辣子羊角葱，老財的心兒黃蠅蜂。

馬面判官楊金帶，找了三才找茂海：

「茂海哥呀茂海家，你瞧農會心真辣，咱村十五開秧歌，硬叫你閨女去參加！」

茂海瞪眼又吹鬚：

「這不是造反是幹啥？樹不剪頂通透天，難道這世道沒王法？」

唱罷黑臉唱紅臉，金帶三刀砍兩面：

「住在人家矮簷下，你我怎敢不低頭？割了穀子露豆子，割了豆子露茬子，這樓門擺該輪

你，還是低頭忍點氣！」

怕人鬥爭不敢哼氣：

「打斷胳膊藏袖裏，打掉門牙嚙肚裏！」

年青的閨女背臉罵，年青的媳婦咬牙咒：

「頭上長瘤腳沉酸，萬開這娟子真壞透！」

正月十五鬧紅火，八個年頭沒見過！

男的扭，女的跳，呱呱叫，哈哈笑！

誰家的閨女唱得好，誰家的媳婦審了臊！

年青的樂得像發瘋：「咱村的娘兒們真鬧通！」

老漢看見搖搖頭：「簡直不成個體統！」

有人罵，有人笑，有說反了，有說妙！

三

十六來了陳同志，召集農會談問題：

「咱村翻身翻的好，咱村翻身翻的好，十五的紅火鬧的好，咱村工作有一套。咱區空白母還

多，咱去幫忙開一闢！」

村長邊應陳同志，頭個報名把話說：

「全體農民不翻身，咱村也難享太平！」

火車頭，都高興：

「天下農民是兄弟，村村的窮人自己人。咱們都去幫點火，好讓他們早翻身！」

他要去，你報名，一報報了二十人。村長領頭往外村，村裏留萬開負責任。

火車頭，剛剛走，道懷家裏又定計謀。

催命小鬼王玉枝，奉了命令回家去，給他老婆三件事：

頭一件，找萬開；

第二件，找金女；

第三件，跟着尾巴看風起。

萬開井邊來担水，玉枝的女人趕緊去。

「萬開幫我打一槍！」裂着黃牙笑嘻嘻。

「那天扭秧歌真好聽，唱得最好數金女。」

萬開提梢笑了笑：

「寡婦的嗓子就可以！」

「你們倆個都可以，好似一對英雄兒。」

「她是她來我是我，怎你胡拉在一起？」

玉枝的女人嘸嘴碎：

「在我面前裝老實，十五在大場扭秧歌。那是誰來摔住你？」

「她給人抗倒我扶住，那場子太小人太擠！」

玉枝的女人笑彎腰：

隻雞！」

「豬不啃南瓜就屬你。虧你活了三十歲，不摸女人心兒事。人當光棍一輩子，還不如那邊兩萬開聽罷低頭想：

「我當光棍一輩子？」

「叫她給你做雙鞋，你要不信咱試試！」

五

太陽落，落西坡，金女在爐台洗碗鍋：

「金女在家幹什麼？」進來玉枝的老婆。

「趕快坐，快坐坐！」金女忙把凳子挪。

「你這布衫可改好，真眼氣死醜老婆！」

金女眉舒眼展笑：

「多虧是你送給我！」

玉枝的女人歪著頭：

「喜酒那天請我喝？」

「無風起浪你瘋了？真該把你狗嘴撕個破！」

「我瘋我瘋你瞎隨，我手裏拿的是什麼？一個底襟一塊布，萬開託我叫你做！」

金女聽罷紅了臉，想起那天絕袂歌，跌了一交扶住他，羞着大笑呵呵。

「他不找別人來找我，我沒功夫不會做！」

「你忘了那天多親熱？」

「那是你故意抗倒我！」

「怎你扶他不扶我？」

「反正我是不會做，不管你來說什麼！」半喜半惱噙着嘴，不願又願難捉摸。

「如今男女與自由，平等戀愛怕那個？杏花開罷桃花紅，難保百天花不落。我也當過年青

人，風流時光誰沒過？再說為開心地好，俏女好男真不多！」

金女低頭不響聲，光咬身上的水裙角。

底襟黑布塞在她懷，玉枝的女人往外跑，跑到門口回頭笑：

「瞧誰你會做不會做！」

兩隻喜鵲叫喳喳，叫得萬開心發麻，喜鵲也是一對對，說起萬開不如牠。

躺在炕上睡不成，心頭老是短個甚；光棍當了三十年，三十年仍舊當光棍；左邊滾，右邊滾，炕上還是一個人。伸着腿，冷冰冰，拳着腿，冰冷冷。金女守寡整一年，沒男沒女光一身。越想越想心越悶，「金女金女」……鷄打明……

月亮明光光，萬開走在街上逛。逛來逛去一丈遠，一丈遠近來回逛。金女的大門還沒關，門縫瞧見有燈光。咳咳兩聲鞋踏踏，金女出在簷石上。

「如今找到做鞋的，來回踢踢來回磨！」悄悄笑着輕聲說，招招手兒門裏躲。萬開跟着進了屋，大門關上炕沿坐。

「上炕烤烤你光夥麼！」

「心快跳出來你摸摸！」